

長
短
經
二





長 短 經
(二)

趙 彘 撰

長短經卷第四 霸紀上

霸圖第十七

臣聞周有天下其理三百餘年成康之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餘年

太公說文王曰雖屈於一人之

下則申於萬人之上唯賢人而後能爲之於是文王所就而見者六人求而見者十人所呼而友者千人友之友謂之朋朋之朋謂之黨黨之黨謂之羣以此友天下賢人者二人而歸之故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此之謂也

故五伯音霸更起

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

恣行強凌弱衆暴寡

吳王問伍胥曰伐楚如何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肄之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即歸彼歸即出楚必道弊亟肄以疲之多方以誤之既疲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闔閭後之楚於是乎始病越王勾踐

問於大夫種曰伐吳何如對曰伐吳有七術其略云尊天事鬼以舉其邪遺之好美以獎其志遺之巧工使起宮室以甚其財遺之諛臣使之易伐強其諫臣使之自殺堅甲利兵以承其弊越王於是飾美女西施獻之吳王吳王悅之子胥諫不受吳王誅子胥越又爲榮楳鑄以黃金獻之吳王吳王受之而起姑蘇之臺五年乃能成百姓道死越又蒸粟種遺吳王吳王付人種之不生吳大饑齊桓公欲弱楚乃鑄錢市生鹿於楚楚聞之喜廢耕而畜鹿桓公藏粟五倍楚足錢而乏粟桓公乃閉關楚降者十四五及柯之盟桓公欲倍曹沫之約管仲因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故其稱曰知與之爲取政之寶也鄭桓公欲襲鄭先問鄭之豪傑良臣辨士書其姓名擇鄭之良田貽之爲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爲疆場郭門之外而理之釐以鷄鵒之血鄭君以爲內難也盡殺之桓公因襲鄭此皆諸侯恣行天子之令不行也

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爲戰國此人之始苦也

齊侯與晏子坐於露寢公歎曰美哉茲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人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

薄其施之人也。厚公厚敵焉。陳氏厚施焉。人歸之矣。詩云。雖無德與汝。式歌且舞。陳氏之施。人歌舞之矣。復世若少情。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後果篡齊。智伯從韓魏之君伐趙。韓魏陰謀叛。智果曰。二主殆將有變。不如殺之。不殺則遂親之。智伯曰。親之奈何。智果曰。魏宣子之謀臣趙盾。韓康子之謀臣段規。是皆能移其君之計。君與二君約。破趙則封二子。萬家之縣各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以無變。智伯不從。韓魏果反。殺智伯。於是強國務攻。弱國務守。合縱連衡。馳車

穀擊。介冑生蟣蝨。人無所告訴。及至秦蠶食天下。并吞戰國。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法嚴政峻。諂諛者衆。使蒙恬將兵北攻胡。尉他將卒以戍越。宿兵無用之地。人不聊生。始皇崩。天下大叛。陳勝吳廣舉於陳。衆使蒙恬將兵北攻胡。尉他將卒以戍越。宿兵無用之地。人不聊生。始皇崩。天下大叛。陳勝吳廣舉於陳。陳涉吳廣戍漁陽。屯大澤。會天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當斬。二人乃謀曰。今已失期。失期當斬。今舉大計亦死。等死。爲國可乎。乃先以鬼神威衆。因斬尉召令徒屬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當斬。藉第令無斬。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即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徒屬皆曰。敬受命。遂分將徇地。自立爲陳王。武臣張耳舉於趙。武臣略定趙地。號武信君。蒯通說范陽令徐公曰。臣范陽百姓蒯通也。竊憫公之將死。遂分將徇地。自立爲陳王。武臣張耳舉於趙。武臣略定趙地。號武信君。蒯通說范陽令徐公曰。臣范陽百姓蒯通也。竊憫公之將死。

孤人之子。斷人之足。斲人之首。甚衆。然而慈父孝子。所以不敢傳刃公之腹中者。畏秦法也。今天下大亂。秦政不施。然而慈父孝子。將爭接刃公之腹。以復其怨。而成其名。此通之所以弔也。曰。何以復得子而生也。通曰。趙武信君不知通。不肯使人候通。問其死生。通見武信君而說之。曰。必將戰勝而後略地。攻得而後取天下。城臣竊以爲殆矣。用臣之計。無戰而略地。不攻而下城。傳檄而千里定。可乎。彼將曰。何謂也。臣因說曰。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好富貴。故欲以其城先下君。先下君而不利。則邊地之城。皆將相告曰。范陽令先降而身死。必將嬰城固守。皆爲金城湯池。不可攻矣。爲君計者。莫如以黃屋朱輪。迎范陽令。使馳驚於燕趙之郊。則邊城皆將相告曰。范陽令先下而身貴富矣。必相率而降。由如阪上走丸也。此臣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徐公再拜。具車馬遣通。通遂以此說武臣。武臣以車百乘。騎二百。侯印迎徐公。燕趙聞之。降者三十餘城。如蒯通策也。項梁舉吳。梁令項羽殺假守通。便田儋舉齊。儋從少年。縛奴欲殺之。以見狄令。因殺令。舉兵也。景駒舉郢。周

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傑並起而亡秦族矣

漢高祖名邦字季姓劉氏沛國豐邑人爲泗上之亭長秦二世元年陳勝等起勝自立爲楚王

張耳陳餘諫曰將軍出萬

死之計爲天下除害今始至陳而自立爲王是示天下之私也不知立六國後自爲樹

黨進師而西則野無交兵城無守牆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天下可圖也勝不聽

沛人殺其令立高祖爲沛公時項梁

止薛沛公往從之共立義帝

范增說項梁曰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故語曰楚雖三月亡秦必楚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鋒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代代楚將爲能復立楚後

也梁自求懷王孫心立也

約曰先人咸陽者王之秦將章邯大敗項梁於定陶梁死章邯以爲楚不足憂乃北伐趙楚使

項羽等救趙遣沛公別將西入關沛公遂攻宛降之

沛公攻宛南陽太守呂錡保城不下沛公欲遂西張良曰強秦在前宛兵在後此危道也乃圍宛宛急錡欲自殺其舍人陳恢踰城見沛

公曰宛吏人懼死堅守足下盡日攻之死殞者必衆引兵而去宛必隨之足下前失咸陽之約後有強宛之患不如降封其守引其甲卒而西諸城未下者必開門而待足下沛公曰善封呂錡爲殷侯

攻武關大破秦軍

趙高殺二世立子嬰遣兵

拒關張良曰秦兵尙強未可輕也顧益張旗幟諸山上爲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唱秦秦將果欲進和俱西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恐士卒不從必危不如因其懈而擊之乃擊秦軍破之

入咸陽與秦人約法三章

秦人

獻牛酒沛公讓不受於是人知德矣

遣兵拒關欲王關中是時項羽破秦軍於河北率諸侯兵四十萬至鴻門欲擊沛公沛公

因項伯自解于羽羽遂殺子嬰而東都彭城立沛公爲漢王王巴漢

漢王不肯就國欲攻楚蕭何曰王雖王漢之惡不猶愈於死乎且語曰天漢其稱甚美夫能屈

於一人之下則申於萬人之上。湯武是也。顧大王王漢中。撫其士人。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於是用韓信策。乃東伐。還定三秦。漢王之國也。韓信亡楚。從入蜀。無所知名。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薦爲大將。

軍。信拜禮畢。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向爭權天下者。豈非項王耶。曰。然。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強孰與項王。比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雖信亦以爲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爲人也。項王暗噤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也。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啍。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銷印列幣。忍不能與。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中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倍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強服耳。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強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爲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鄲。欣。翳。得脫。秦人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強以威而王此三人。秦人莫之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秦苛法。與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人戶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人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遂聽信計。初漢王之國也。張良送至褒中。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漢王乃使張良還。因燒之。楚以此無憂。漢王之心也。田榮怨項王之不已立。殺田市。自立爲齊王。羽北擊滅齊。項羽以吳令鄒昌爲韓王拒漢。張良遺項羽書曰。漢王失職之罰。欲得王關中。如約即止。不敢反。又以齊反。書

遺羽曰。齊欲滅楚。羽以故不西行而北擊齊。而使九江王殺義帝於郴。漢王爲之縞素發喪。臨三日。以告諸侯。董公說漢王曰。臣聞順德者昌。失德者亡。兵出無名。

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項王爲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三軍之衆。爲之素服。以告諸侯。爲此東伐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漢王曰。善。漢王因項羽之擊齊。率諸侯之

師五十六萬。東襲楚。破彭城。羽聞之。留其將擊齊。自以精兵三萬歸擊漢。漢王與羽大戰彭城下。漢王不

利出梁地至虞。謂左右曰：孰能爲使淮南王黥布，令發兵背楚，留項王於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萬全。隨何乃使淮南，說布背楚。

隨何說淮南王曰：漢王使臣敬進書與大王御者，竊惟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面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爲諸侯，北面而臣事之心，以楚爲強，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自負版築，

以爲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衆，身自將之，爲楚軍前鋒。今乃發四千人以助楚，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掃淮南之兵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大王撫萬人之衆，無渡淮者，垂拱而觀，孰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掘空名以向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爲大王不取也。然大王不肯楚者，以漢爲弱也。夫楚兵雖強，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約而殺義帝也。然而楚王恃戰勝自強，漢王收諸侯，還守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高壘，分卒守微，塞楚人還兵，閉以梁地，深入敵國八九百里，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滎陽成阜，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得解，故曰楚不足恃也。使楚勝，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強，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爲大王惑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大王發兵而倍楚，項王必留齊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提劍而歸漢王。漢王必裂地而分大王，又況淮南必大王有也。故使臣進愚計。願大王留意也。淮南王請奉命，陰許叛楚與漢，未敢泄。楚使者在淮南，方急責英布發兵，舍傳舍。隨何直入，坐楚使者上坐，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得以令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已構矣，獨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并力，乃如漢使者教。於是殺楚使者，因起兵攻楚也。

漢王如滎陽，使韓信擊魏王

豹，虜之。

漢王問酈生曰：魏大將誰也？曰：栢直。王曰：此其口尚乳臭，不能當韓信。騎將馮敬。王曰：不能當灌嬰。步將項他。王曰：不能當曹參。在吾無患矣。王乃以信爲左丞相，擊魏。信進兵，爲陳船，欲渡臨晉。魏聚兵距之。信乃伏兵從夏陽，以瓦罍度軍，襲安邑，虜魏

王豹，便進兵伐趙也。

漢遂與楚相距於滎陽。楚圍漢王，用陳平計，閒得出。

漢王急問陳平策，安出？陳平曰：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末之屬，不過數人。大王能出捐數萬金，行反閒，閒其君

臣，以疑其心。項王爲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乃以四萬斤金與平，恣其所爲，不問出入。平既多以金縱反閒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末等爲項王將功多矣，然終不能裂地而封，欲與漢爲一，以滅項氏，分王其地。項王果疑，使使至漢，漢爲大牢之

具舉進見楚使。卽佯驚曰。吾以爲亞父使。乃項王使也。復持去。以惡具進楚使。使歸。具報項王。項王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擊漢。項王不信亞父。亞父聞項王疑。乃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項王從之。

入關收兵。欲復東轅。

生說漢王出軍宛葉。引項王南渡。使韓信等得集河北。羽兵果引兵南渡。如其策。

轅生說曰。漢與楚相拒於滎陽。成阜數月。漢嘗困。願王出

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皋閒。且得休息。使韓信等得集于河北。趙地。君王乃復走滎陽。如此則楚備者多。力分。漢得休息。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此計。出軍宛葉閒。項王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渡。如轅生之策。

韓信與張耳。以

兵數萬。東下井陘。擊趙。破之。乃報漢。因請立張耳爲趙王。以鎮撫其國。漢王從之。

初趙王與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聚兵井陘口。廣武君

李左車說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擒夏說。新喋血關。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樵薪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閒道出。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使前不得闕。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野無所掠。兩將之首。可致於戲下。願足下留意臣之計否。必爲二子所禽。成安君不聽廣武君策。不用信聞知之大喜。乃進軍擊趙。破之。趙之破也。韓信令軍中無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是縛廣武君而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師事之。問曰。僕欲北攻燕。南伐齊。何者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與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今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用聽與不用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爲禽矣。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願恐臣計未必足用。願効愚忠。夫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破鄙下。身死。抵上。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閱與一舉而下井陘。不終朝而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農夫莫不輟耕釋耒。工女下機。綸衣甘食。傾耳以待命。若此者。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苦功高。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

不得攻城不能拔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強也燕齊相持而不可下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之短也臣愚竊以爲過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用廣武君曰方今爲將軍計莫如按甲休兵以饋趙撫其孤弱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驛兵北首燕路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暴所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燕已從使誼告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爲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燕齊從風而靡也

十二月漢王拒楚於成皐享師欲復戰郎中鄭忠說曰王高壘深壁勿與戰使劉賈佐彭超入楚地焚其積聚破楚師必矣項羽乃東擊彭越留曹咎守成皐時漢數困滎陽成皐計欲招成皐以東屯鞏洛以

距楚用酈生計復守成皐

酈生說曰臣聞知人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人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人爲天而人以食爲天夫敖倉天下輻輳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令適卒東守成皐

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却自奪其便臣以爲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顧足下急復進兵收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險杜太行之路拒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効實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城諸田宗強負海阻河濟南近楚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而稱東藩王曰善乃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酈生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曰王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可得而有也若王不知天下之歸即齊國未可得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歸酈生曰天下歸漢王曰先生何以知之酈生曰漢王與項羽戮力西向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漢王先入咸陽項王負約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羽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武關而責義帝之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路即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英豪賢士皆樂爲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衆方船而下項王有背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心不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能用事爲人刻印剋而不能授攻城得賂積而不能賞天下叛之賢才怨之而莫爲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三河之水授上黨之兵下井陘之路誅成安君之罪北

破趙舉三十二城。此蚩尤之兵，非人力也。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路，拒飛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先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立可待也。田廣以爲然。乃聽酈生說，罷歷下兵，守淮陰。侯乃夜渡兵平原，襲齊。齊王烹酈生，引兵東走。初，酈生見沛公，沛公方偃牀，使兩女子洗足，而見酈生。酈生入，則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耶？且欲率諸侯破秦，耶？」沛公罵曰：「豎儒！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酈生曰：「必欲案徒合義兵，誅無道之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足，起而謝之。」

羽初東，囑曹咎曰：「漢卽挑戰，慎勿與戰，勿令漢得東而已。」咎乃出戰死。漢王遂進兵，取成皋，洗足，起而謝之。

漢挑曹咎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數日，咎怒，渡兵汜水上，士卒半渡，擊破之，盡得楚國寶貨。

羽聞咎破，乃還軍廣武間，爲高壇，置太公於其上。漢王遣侯公說

羽，求太公。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歸漢王父母及呂后。項王解而東。漢王欲西。張良曰：「今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楚兵疲食盡，此天亡楚之時，不如因其東而取之。」漢王乃追羽，與齊王韓信、魏相彭越期會擊楚。皆不會。用張良計，信等皆引兵圍羽垓下，遂滅項氏。

漢王問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良曰：「楚兵且破，

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分天下，可立致也。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越得拜爲相國，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傅海，與齊王信信家在楚，其意欲復得故邑，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爲戰，則楚易敗。於是漢王發使使韓信、彭越、劉賈等皆引兵圍羽垓下。

都洛陽，用婁敬策，徙都長安。

婁敬說上曰：「陛下都洛，豈欲與周室並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周之先自稷，堯

封之於邵，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邠，大王以戎狄故，去邠，杖馬箠，居岐，國人爭歸之。及至文王，爲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呂望伯也，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遂滅殷。成王卽位，周公之屬傅相焉，乃營成周洛邑。

以此爲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職貢道理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人也。及周之盛時。天下和洽。四夷向風。慕義懷德。附離而並事。天下不屯一卒。不戰一士。四夷大國之民。莫不賓服。効其貢職。及其周之衰也。分而爲兩。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其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壑。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而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籍戰於滎陽。爭成臯之口。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於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夷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周之時。臣竊以爲不侔矣。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此所謂天府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夫與人鬪。不搯其喉而拊其背。未能全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長安。案秦之故地。此亦搯天下之喉而拊其背。高祖以間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曰。周王七百年。秦二世卽滅。不知都洛陽。洛陽東有成臯。西有崤澠。背河向伊雒。其固亦足恃也。酈侯曰。洛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夫漢中左崤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宛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足以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裴敬說是也。其是高帝卽日駕西都關中。

有告楚王韓信反。用陳平計擒之。廢

爲淮陰侯。

高帝問諸將。諸將曰。亟發兵坑豎子耳。高帝默然。問陳平。平曰。人上書言信反。人有聞知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不知。陛下精兵孰與楚。上曰。不能過。平曰。陛下將用兵。有能敵韓信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將又不及。而舉兵擊之。

是趣戰也。竊爲陛下危之上。曰。爲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陛下第出。僞遊雲夢。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遊。其勢必郊迎謁。而陛下因擒之。此特一力士之事。高帝以爲然。發使告諸侯。上因遂行。信果迎道中。帝預具武士。見信卽執縛之。田胥賀上曰。甚善。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形勝之國。帶河阻山。懸隔千里。執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臺之上。建瓴水也。夫齊東有瑯琊。卽墨之饒。南有太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渤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懸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上曰。善。賜金五百斤。

陳豨爲代相。與韓信王黃等反。豨自立爲代王。上自往破之。

高祖敕趙代吏人爲豨所誑者。趙

相奏斬常山守尉曰常山北二十五城。稀反亡其二十城。上問曰守尉反乎。對曰不反。上曰是力不足也。赦之。復以爲守尉。上既至邯鄲。喜曰稀不南據漳水。北守邯鄲。吾知其無能爲也。問周昌曰趙亦有壯士可令將者乎。對曰見有四人。四人見上慢罵曰豎子能爲將乎。各封之千戶。以爲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賞未徧行。今此何功而封。上曰非爾所知也。陳稀反邯鄲。以北皆稀有也。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惟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封此四人。以慰趙子弟心。皆曰善。於是上曰陳稀將誰也。曰王黃曼丘臣皆故賈人。上曰吾知之矣。乃各以千金購黃臣等。其黃臣等麾下受購賞皆生得。以故陳稀軍遂敗。初韓信知漢畏惡其能。與陳稀謀反。高帝自將擊稀。信稱疾不從行。欲從中起信舍人得罪。信囚之。欲殺舍人。弟告信反狀於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稀已死矣。列侯羣臣皆賀。相國詐信曰雖病強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宮矣。

尉他王南越反。高祖使陸賈賜尉他印綬。爲南越王。令稱臣奉病。強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宮矣。

漢約

陸生至南越尉他懸髻箕踞見陸生。陸生因進說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眞定。今足下反天性。奔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王背約自立爲西楚霸王。諸侯皆屬

可謂至強。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制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綬。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強於此。漢誠聞之。掘王先人塚。夷王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以臨越。越則殺王以降。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他蹶然起。謝陸生。卒拜尉他而還。初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他謂曰聞陳勝作亂。蒙傑叛秦。相立番禺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卽以他行南海尉事。監死。他移檄告諸郡曰盜兵卽至。急絕新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誅秦所置長吏。以其黨爲假守。自立爲南越武王。高祖在位十二年崩。年六十二。惠帝立。呂后臨

政。呂后時陳平燕居深念。陸生曰何念之深也。平曰生揣吾何念。陸生曰足下位爲上相。食三萬戶侯。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年耳。平曰然爲之奈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於相。天下危注意於將。將相和則士預附。士預附天下雖有變卽懼不分。權

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何不交徵太尉。深相交結。平用其計。竟誅諸呂。初呂后之崩也。大臣誅諸呂。呂祿爲將北軍。太尉勃不得入北軍。時酈商子寄與呂祿善。於是乃使人劫酈商。其子結呂祿信之。故與出遊。而太尉乃得入北軍。誅呂氏也。

景帝時。

吳楚反征平之

帝使太尉周亞夫東擊吳楚。亞夫問父客鄧都尉曰。策將安出。客曰。吳兵銳甚。難爭鋒。楚兵輕。不能持久。方今爲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壁昌邑。以梁餒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吳糧道絕。使吳梁相弊而糧

食竭。乃以全制其極。破吳必矣。條侯曰。善。因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餒之。絕其糧道。乃可制也。上許之。亞夫至滎陽。吳方急攻梁。梁急請救。亞夫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梁王使使請亞夫。亞夫守便宜。不往。堅壁不出。而使弓高侯等屯吳楚兵後。絕其餉道。

吳楚兵乏糧。饑欲退。數挑戰。終不出。吳楚既餓。乃引兵而去。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吳也。崩太子徹立。是爲武帝。崩子勿陵立。是爲昭帝。霍光輔政。上官桀害光寵。詐爲帝兄燕王旦上書。稱光行上林稱蹕。又私調校尉。帝不信。而上

官桀詐僞事。果發伏誅。

崩立武帝孫昌邑王賀

賀昌邑哀王懿之子。即位二十七日。事有千一百二十七條。霍光廢賀爲海昏侯也。

廢立武帝曾孫詢。是爲宣帝。帝衛太子之孫。崩立太子

奭。是爲元帝。崩立太子懿。是爲成帝。委政諸舅王鳳等。同日拜鳳兄

弟九人爲侯。號曰五侯。五侯皆專政也。

崩立宣帝孫定陶恭王子欣。是爲哀帝。即位六年崩。無嗣。

崩立帝弟

中山孝王衍

是爲平帝。帝年幼。爲王莽所竄。崩立宣帝玄孫嬰。是爲孺子莽。廢嬰自立。

僞新室王莽者。成帝舅王曼之子。元帝王皇后之姪也。元帝崩。

成帝即位。以元舅鳳爲大司馬。兄弟五人皆爲侯。

元帝皇后魏郡王禁之女。生成帝時。鳳秉政。同日封兄弟五人爲五侯。

曼早卒。鳳將薨。以莽託太

后。太后莽之姑也。

封爲新都侯。五侯競爲僭。起治第舍。莽幼孤貧。獨折節恭謹。當世名士多爲莽言。上由是賢之。

拜爲侍中。莽交結將相，收贈名士，賑施貧客，故虛譽隆洽，傾熾其諸父矣。時成帝廢許后，立趙飛鸞。飛鸞女弟爲昭儀，昭儀害後宮皇子，帝無

嗣，乃立定陶王忝爲皇太子。忝者宣帝孫，成帝弟之子。初，王祖母傅太后陰爲王求爲漢嗣，私事趙皇后，昭儀及帝舅王鳳故勸立之。莽以發定陵侯淳于長大姦，拜爲

大司馬。初，長與許皇后姊嬪私通，因嬪賂遺長。長許欲自上爲左皇后，時王根輔政，久病，長嘗代根，莽心害長，龍白根曰：「長與許貴人私交通，見將軍久病，私喜，根怒，令莽白長，長下獄死。」時年三十八，成帝崩，哀帝卽

位，立皇后傅后。后卽帝祖母，定陶恭太后從女弟也。封后父傅晏爲孔鄉侯，帝母丁后曰恭皇太后，舅丁明爲安陽侯，莽乞骸

骨，避丁傅也。哀帝崩，時莽以侯在筵，太皇太后令莽備佐喪事。太皇太后，元帝皇后也。復爲大司馬，徵立中山王爲帝，

卽平帝，帝名衍，爲中山王，卽孝王子也。太皇太后臨朝，莽秉政，百官總己以聽於莽。附順者拔擢，忤恨者誅滅，以王尋王邑爲腹心，甄豐甄邯主擊斷，平晏典樞機，劉歆典文章，孫建爲爪牙，皆以才能

並任顯職，舉色厲而言方，欲有所爲，徵見風采，黨與承其旨意而顯奏之。莽因固讓，示不得已，上以惑太后，下以示信於衆庶。越常氏重譚獻白雉一黑雉，莽令益州調羣臣奏言莽功德似周公，宜賜號安漢公。平帝崩，莽徵宣帝玄

孫廣成侯子嬰立之，年三歲，遂謀居攝，如周公故事。時元帝統絕，宣帝曾孫五人，莽惡其長者，託以下相宜吉，乃立嬰也。東都太守翟義反，敗死。義丞

相方進子也，立。莽自謂威德日盛，獲天人之助，用銅匱符命，遂卽眞。梓潼人袁世章上銅匱符命。其九年，赤眉賊起。琅邪女子劉信爲天子也。呂母爲子

報仇黨衆復浸多號赤眉賊

十四年世祖起兵與王匡等共立劉聖公爲更始皇帝

更始卽世祖族兄世祖及兄伯升與新市平林兵上王匡等合軍攻棘陽

莽遣王

尋王邑擊更始二公兵敗于昆陽漢兵遂入城中人皆降莽走漸臺藏於室中北隅閒校尉公孫賓就斬莽遂傳首詣更始于宛

世祖光武皇帝諱秀字文叔南陽蔡陽人高皇帝之九代孫也王莽末天下連歲災蝗寇盜蜂起

莽末南方饑饉人民

羣入野澤掘堊此而食更相侵奪新市人王匡爲平理爭訟遂推爲渠帥時劉玄避吏平林

時世祖避吏新野因賣穀宛宛人李通以圖讖說世祖

通父守好讖記通素聞守說云

劉氏復興李氏爲輔私營懷之及下江新市兵起通弟軼乃共計議曰今四方擾亂新室且亡漢當更興南陽宗室獨劉伯升兄弟汎愛容衆可與謀大事笑曰吾意也會世祖避事在宛通聞之卽遣軼迎世祖遂相約結未幾世祖與伯升鄧晨俱之宛與穰人蔡恭少公等讖語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爲天子或曰是國師劉秀乎世祖笑曰何用知非僕耶坐者皆大笑晨心獨喜後因謂世祖曰王莽殘暴盛夏斬人此天亡之時往時之會宛語獨當應耶世祖笑及漢兵起鄧晨遂往從之世祖於是與通弟李

軼起於宛兄伯升起於舂陵鄧晨起新野會衆兵擊長聚新市人王匡等立劉聖公爲天子而害伯升

劉玄

字聖公世祖族兄也避吏于平林王匡等立之初伯升自王莽篡漢帝憤憤懷匡復社稷之慮不事家人之居業傾心破產交結天下雄俊王莽末盜賊羣起伯升召諸豪傑計議於是使親客鄧晨起新野世祖李軼起於宛伯升發舂陵子弟七八千人部署賓客自稱柱天都部使劉嘉誘新市平林兵王匡陳牧等合軍而進屠長聚諸將議立劉氏以從人望豪傑咸欲歸伯升而新市平林將帥樂放縱憚伯升威明貪聖公懦弱先定策立之然後召伯升示其議伯升曰諸將軍欲尊立宗室德甚厚焉愚鄙之見竊有未同今赤眉起青徐衆數

十萬聞南陽立宗室恐赤眉復有所立如此將內自爭今王莽未滅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自捐權非所以破莽也且首兵唱號鮮有能遂陳勝項羽卽其事也春陵去宛三百里耳未足爲功而遽自尊立爲天下準的使後人能承吾弊非計善者也今且稱王以號令若赤眉所立者賢則相率而往從之若無所立破莽除赤眉然後舉尊號亦未晚也顧善詳思之諸將不從遂立聖公由是豪傑失望伯升都部將劉稷勇冠三軍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圖大事者劉伯升兄弟也更始何者耶更始君臣聞而心忌之乃陳兵數千收稷將誅之伯升固爭李軾朱鮪因勸更始并執伯升卽日害之李軾與世祖既隙後因馮公孫致密書求効誠節或勸祕之世祖乃班露軾書曰李文李多詐不信人也今移其書告守尉書既宣露朱鮪使人殺軾也號更始元年更始使世祖爲偏將軍徇昆陽王莽聞漢帝立大懼遣大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將兵百萬擊世祖於昆陽世祖破之初伯升拔宛已三日而世祖尙未知乃僞使人持書報城中云宛下兵到而伴墮下其書尋邑得之不意諸將既經歷捷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世祖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出衝中堅尋邑陳亂乘銳崩之遂殺王尋莽兵大潰走者自相踐踐奔殪百餘里間會大雷風雨飛如注潰水盛溢虎豹皆戰慄溺死者以萬數水爲之不流

三輔豪傑共誅王莽傳首詣宛更始以世祖行大司馬事持節北渡河鎮慰州

郡郭禹杖策北渡河追世祖見禹甚歡謂曰我得專封拜先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明公威德加于四海禹得效其尺寸重功名於竹帛耳世祖笑因留宿禹進說曰更始雖都關西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三輔假號往往羣聚更始既未有挫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崛起志在財帛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王安民者也四方分崩離析形勢可見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未可成立於今之計莫如延覽英雄務悅人心立高祖之業救出人之命以公而慮之天下不足定也世祖大悅及從至廣阿披輿地圖指示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得其一子前言以吾慮之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今海內散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也古之興者在德厚薄不以小大世祖笑悅又馮異說世祖曰人思漢久矣今更始諸將縱橫暴虐所至虜掠百姓失望無所依戴今公專命方面施行恩德夫有桀紂之亂乃見湯武之功久久

饑渴易爲充飽宜急分遣官屬巡行郡縣理冤結布惠澤世祖納之也

王郎詐爲成帝子子與立爲天子都邯鄲遣使

降下郡國。世祖滅之。

王昌一名王郎。趙國邯鄲人也。素爲卜相。常以河北有天子氣。時趙繆王子林好奇。數任俠趙魏間。而郎與之善。初王莽篡位。長安中或稱成帝子子興者。莽殺之。郎緣是稱真子興云。更始元年。平林等率車騎數百。

晨入邯鄲城。立郎爲天子。世祖進攻邯鄲。郎少傅李立爲反。開關門內漢軍。遂拔邯鄲。斬王郎。收文書。得人吏與郎交關。謗毀上者數十章。世祖不省。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也。

世祖威聲日盛。更始疑慮。乃遣使

立世祖爲蕭王。令罷兵。與諸將有功者還長安。遣苗曾爲幽州牧。韋順爲上谷守。並北之部。

時世祖居邯鄲。宮耿弇請開說。

曰。今更始失政。君臣淫亂。諸將擅命於畿外。貴戚縱橫於都內。天子之命不出城門。所拜牧守。輒自遷易。百姓不知所從。士人莫敢自安。虜掠財物。劫掠婦女。懷金玉者至不生歸。元元叩心。更思王莽。又銅馬赤眉之屬數十輩。數及百萬。聖公不能辦也。其敗不久。公首舉事。南陽破百萬之軍。令定河北。據天府之地。以義征伐。發音響應。天上可馳檄而定。天下至重。不可令他姓得之。閒使者從西方來。欲罷兵。不可從也。今吏士死亡者多。弇願北歸幽州。益發精兵。以集大計。世祖大悅。弇歸上谷。斬韋順等。

世祖辭不就。

徵。斬苗曾等。自是始貳於更始。是時長安政亂。四方背叛。皆平之。

梁王劉永擅命。睢陽公孫述稱王。巴蜀李憲自立爲淮南王。秦豐自號爲楚黎王。張步起琅邪。董憲

起東海。延岑起漢中。田戎起夷陵。並置將帥。侵略郡縣。又有赤眉銅馬之屬。不可勝計。初銅馬降世祖。猶不自安。世祖知其意。敕令各歸營。勒兵馬。乃自乘輕騎。按行步陣。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致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悉服世祖。使耿弇討張步。步聞之。乃使其大將費邑軍歷下。又分具屯於祝阿。別於太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弇。弇乃度河先擊祝阿。自旦攻城。日未中而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得奔歸鍾城。鍾城聞祝阿已隕。大懼。遂空壁亡去。費邑分遣其弟敢守巨里。弇分兵脅巨里。使多伐樹木。揚言以填塞坑塹。數日有降者。言邑聞弇欲攻巨里。謀來救之。弇乃令軍中曰。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緩生口。令得亡歸。歸者以弇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將救之。弇喜謂將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誘致邑耳。今來適所求也。即分三千太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阪。乘高合戰。臨陣斬邑。旣而收首級以